

# 黄庆云:了不起的儿童文学先行者

□谭旭东



9月20日下午3时28分,98岁高龄的儿童文学前辈黄庆云去世。从媒体的报道看出,很多年长的人记得《刑场上的婚礼》,把黄庆云的创作当作“红色经典”,却不知道黄庆云是一位儿童文学的先行者,与秦牧一样属于第二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

## 黄庆云儿童文学创作的四个阶段

黄庆云1920年5月10日出生于广州澄海一个大家庭,祖父在南洋打工发家致富,父亲是留日学生。因为祖父不到40岁就去世,黄庆云在童年亲眼目睹了家庭衰落。她6岁时随家人到香港生活、上学,11岁后又回到广州,15岁就考上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在那里,她受到现代戏剧家洪深的鼓励并对戏剧产生了极大兴趣,也开始接触安徒生、叶圣陶、张天翼的童话。1938年广州沦陷,她到了香港,借读在岭南大学,在那里遇到影响她一生的恩师、中文系教授曾昭霖。在曾教授的鼓励、扶持下,黄庆云开始创作童话并主编《新儿童》。

从1938年发表第一篇童话作品《跟着我的月亮》,到2018年去世,黄庆云的儿童文学创作整整80年,可以说她是一棵儿童文学的常青树。她的儿童文学创作大体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1938年-1949年。这一时期,她的作品追随鲁迅精神,学习叶圣陶的童话,带着现实主义情怀,书写苦难,表现作家对儿童的爱。叶圣陶的《稻草人》问世后,鲁迅指出了叶圣陶为中国童话开辟了一条探索的道路,她深深向往这条道路,开始在童话上探索如何把幻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她创作的《月亮的女儿》《埋藏了的阳光》和《七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等童话反映着旧社会孩子的悲惨遭遇和他们怎样勇敢地战胜敌人和恶劣的环境,实现他们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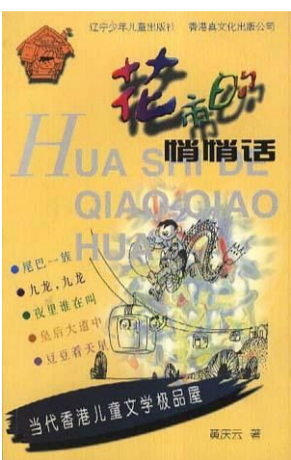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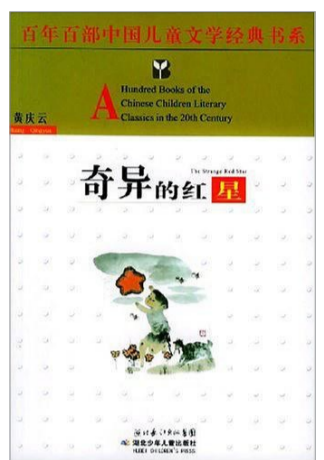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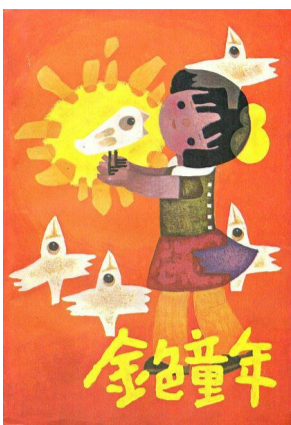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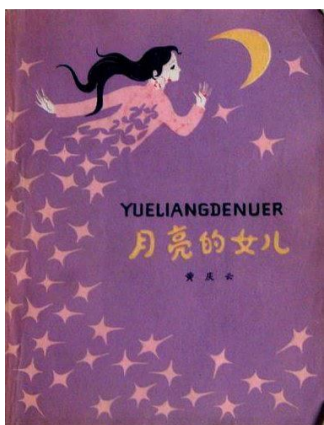
第二个时期是1949年-1966年。这一时期,黄庆云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主要写新人童话和红色儿童小说。代表作是《奇异的红星》,歌颂伟大的人民所创造的童话一样的成就,这部童话后来获得了第二次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的一等奖。她为孩子们写了儿童报告文学《眼泪和欢笑》和《白兰说》,并写出了具有泥土气息和时代气息的儿童诗集《花儿朵朵开》,该诗集由女画家林晚崖配图,形式优美,富有童趣,后来被翻译成英、法、德、日、西班牙语及马来语等在海外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她写了很多短童话,在报刊

横跨海内外,纵论现当代,作家传、学者论、写人论文,纵横捭阖,作为世界华文作家的伯乐与知音,白舒荣如数家珍地为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塑像,新著《海上明月共潮生》近日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书名雅致,隐喻海内外当代作家的心理联动,和谐共振。

白舒荣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是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作家的最早联络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编辑出版过大量海外华文学术图书,曾任大学讲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编审、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海外华文学界联络委员会委员、世界华文学会杂志社社长、执行主编,担任过《当代》《四海》《世界华文文学》《文综》等多本杂志编辑、总编,通信自手写信到电子邮件,再到微信零距离对接,结识文友遍世界。能拥有如此丰厚的华人作家人脉资源者,放眼全国,屈指可数。白舒荣周游列国,阅作家无数,早就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识人断文,目光如炬。

白舒荣熟知各个作家的为人性情,各自的作品特色、文学史价值,从记忆宝库里调出来的任意一份资料都是珍品。她善于采写传主传奇的人生经历,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渗透出她丰富的想象、细致的观察,细节丰满,内容充实,深具同情心理,至情至深,感人肺腑。因其对语言有极佳的感悟力、穿透力,文笔优雅,晓畅如话,幽默风趣,好读耐看,故而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散文传记体文风。该书既是了解海内外作家的窗口,也是极为重要的华文作家史传资料。

本书共收入60篇人物小传:香港7人;美



上发表,并集结为《金色童年》,广受孩子喜爱。这一时期,她在大陆和香港出版社共出版了20部各类儿童文学作品。

第三个时期:1978年以后至2000年。“文革”十年,黄庆云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经受了运动的冲击。运动结束后,黄庆云依然对生活和文学抱有极大的热情,她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儿童文学创作上。1978年冬天,黄庆云参加了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儿读物会议,她又下定决心,“好好写作,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儿童文学的写作事业。”1979年,她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担任了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了《刑场上的婚礼》。第二年,她又创作了描写省港大罢工时期劳动童子团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红苗》(又名《香港回来的孩子》),还创作了一些童话。这一时期,她担任国际笔会中国广州分会中心副主席,不但努力把中国文学译介到国外,还有机会在美国、日本、韩国和欧洲、南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接触到了儿童文学领域的新信息新作品,从内容、思想到形式都开始进行学习、反思、探索和尝试,努力创作一些富于时代气息,同时兼具美感的作品。

第四个时期是2000年至2018年。在晚年,她满腔热情,坚持为孩子写作,出版了《月光》《恐龙蛋的梦》《彩色的风》《莲花和老虎》等,还在香港出版了《美丽童话集》和《猫咪QQ的奇遇》等多部作品。这一时期,黄庆云的作品折射出新时代的现实,充满幻想,且语言更加亲和、规范,富有语文之美。

## 黄庆云儿童文学创作的特点

黄庆云的儿童文学创作是一个丰富的宝库。因为地域的限制,加上她晚年大部分时间居住在香港,很少参加内地文学界活动,因此被评论界无意中忽视。但她的创作成绩,可说是第二代儿童文学作家中成就卓越的一位。

黄庆云创作的作品类型丰富,几乎涵盖了所有儿童文学门类。她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幼稚园诗画集》,就是一本儿歌集,后来,她又出版了《中国小主人》(儿童剧)、《名人传记》(传记)、《地球的故事》(知识读物)、《云姊姊的信箱》(通信集)、《幼稚园的诗》(儿童诗集)、《歌声满路》(散文集)、《金色童年》(长篇童话)、《聪明狗和百变猫》(中篇童话)、《彩虹孩子》(叙事诗)、《两只蚊子游学记》(图画书)、《香港回来的孩

## 白舒荣《海上明月共潮生》:

# 为海内外华文作家塑像

□凌 逾

马来西亚沙撈越华文作家协会会长,这个叛逆的革命者曾被关进政治犯集中营长达10年,备受摧残,长年与病魔抗争,戏称自己“缺斤短两,浑身零件不全”,但照样活得乐观向上,笑容慈蔼。一个个名家的经历传奇,作品丰硕。众人弄潮,烘托海上明月,造就华文文学文坛的璀璨星空。

白舒荣写女性,尤为令人印象深刻,倍觉力量。如蓉于毕生爱写稿、做饭、赚钱,童年历经艰辛,中年婚姻抛锚,但仍然活成了日本阿信式女子,山不碍路,有志能通,智者不迷,做心灵良医,爱心普照开养老院,经商写作样样出色,三代同堂和睦相处。泰国女船王作家梦莉遭逢战乱,国难家破,辗转求生于泰国与澄海之间,九死一生,从逆来顺受的弱女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实业家,并将苦难人生写入悲情文字。幽默大师吴玲璋懂得不在生活上挑缺点,否则“心甘情愿”会变成“心干情愿”,她的生活美满,赢得身为电脑博士的丈夫献词:“五湖四海,我何幸运;千山万水,与你同行。”倪立秋一篇文章的标题为《将自己改变成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这句金句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的梦想。倪立秋从农村到乡

镇读书,考上华中师大,又到复旦读博,随夫征战南北,从武汉到上海,又远飞至新加坡、澳大利亚,但自身从来没有停止过求学的步伐,目前已拥有澳大利亚多个大学的学历,从事教学、管理、散文创作、文学批评、中英翻译,三头六臂,俨然一位女超人。白舒荣就像绘画大师,寥寥几笔,画龙点睛,人物神韵,跃然纸上。

白舒荣是在采写别的作家,也是在写自己。根据吸引力法则,能得天下有缘人,自身也必是有情有爱的人。她喜欢有梦想、有执行力、有毅力的坚韧女子,因为她自身也是干练、多才多艺的作家、编辑、学者。

## 黄庆云的多重身份及其对儿童文学的贡献

黄庆云不但创作儿童文学,也涉足成人文学,既从事创作,又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和期刊编辑工作,还是儿童文学组织者和活动家。她对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黄庆云担任《新儿童》刊物的主编工作达20年,该刊在香港、桂林和广州都出过刊,为接续儿童文学的五四血脉,继承现代儿童文学传统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架起了香港和内地儿童文学的桥梁,团结了很多儿童文学作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新儿童》创刊初期,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许地山热情为该刊写起具有中国风格的童话来,发表了《萤火虫》《桃金娘》等童话和《我的自传》。黄庆云还向当时的港端木蕙良和萧红约稿,得到他们的鼓励,萧红还向黄庆云推荐严文井,说:“严文井这个小伙子很会给孩子写文章,可以说他是专门写儿童文学的……”《新儿童》在香港办刊时,欧外鸥也专门为其写儿童诗。在桂林办刊时,远在江西的贺宜、施雁冰、胡明树、金近、包蕾、严冰儿(鲁兵)等都积极来稿,发表了不少作品。香港儿童文学作家何紫就是读着《新儿童》长大的,而且受其影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为孩子创作了许多精美的儿童小说和童话。广东儿童文学作家王俊康、饶远、李国伟等也都曾受到黄庆云的鼓励与扶持。

黄庆云还积极从事儿童文学世界性的交流,为传播中国儿童文学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黄庆云毕业于中山大学,在香港岭南大学接受过正规的儿童文学教育,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过硕士学位,还在广西大学担任过儿童文学副教授,与同代作家相比,她的文化水平和外语水平都很高,这也为她的工作提供了方便。1984年,她担任国际笔会广州中心副主席兼秘书长之后,每年都会编一本广东作家作品的英译集,还选编了儿童文学作品的英译集,推介到国外。1986年,她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国际笔会第48届大会,主持了儿童文学小组的讨论,还以《中国儿童文学概况》为题发言,讲稿发表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的世界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杂志《狮子与独角兽》上。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儿童文学论文第一次登上国际儿童文学权威杂志。此外,她还到法国、墨西哥、委内瑞拉、日本等国参加儿童文学会议或者访问讲学,传播中国儿童文学。

黄庆云从18岁开始发表作品,到98岁去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80年,留下了不少珍贵的创作遗产。她18岁时编辑《新儿童》,后担任《少先队员》杂志总编辑,67岁参与创办《少年少女》杂志,一生都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这种奉献精神是非常珍贵的职业遗产。她从创作之初受到鲁迅的“救救孩子”的感召,一直坚持“为了孩子”,这份爱心是她从五四儿童文学先驱那里继承的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她在不同的时期都坚持探索,不断创新,以孩子为本,追求儿童文学之美,这是一份珍贵的艺术遗产。可以说,黄庆云身上是真正接续了五四文学精神,尤其是接续了五四儿童文学先驱的文化血脉与精神气质的。正是因为有了黄庆云这样的作家的接续与传承,当代儿童文学才没有丢失现代儿童文学的启蒙精神和对儿童的关爱。

黄庆云的一生是儿童文学的一生,是为孩子的一生。她始终如一,以童心和爱心执著地追求儿童文学,寻找栖息她心灵的最佳的文学园地。

#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吴志良

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一为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二为国家改革开放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要落实此一国家发展战略,不仅要促进粤港澳三地的经济互利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立一小时生活圈,还要推动人文交流,达至民心相通,形成一个区域性文化共同体。

粤港澳大湾区同属岭南文化的核心圈,人相亲,习相近,心相通,同根同源,同声同气,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生态圈,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和亲切感。由于历史原因,港澳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又受英葡管治,与祖国母亲分隔了很长时间,港澳文化产生了独特性,这种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经济社会制度的独特性,形成了今天的“一国两制”。9月5日,我在泛珠三角合作论坛上提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构思。我认为,文化共同体是经济共同体建立的必要条件,是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构建。只有建立起共同的精神家园,以文化纽带作为粘合剂和润滑剂,以文化软实力淡化经济竞争色彩,才能促成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大融合。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建设,需要岭南文化的共通性与粤港澳文化发展的独特性的有机结合,更需要文学走在前面,因为文学的共通性和独特性比较容易找到契合点,也是结合得相对好的领域,是能够打动人心、沟通情感,引起共鸣的一个文化领域。

从前,大广东(包括港、澳)的人都说,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只分地域的大小,没有感情的远近,都是一家人。这里有共同的传统、共同的民风民俗、共同的社会实践、共同的话活、共同的故事。在改革开放40年过程中,大家又走在一起,为国家发展共同奋斗,也有许多共知共识的事件、事迹和故事值得文学家去书写、去讴歌。在某种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形成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只需要我们有这种意识并有一批有心人去搭建平台,建立机制、顺势推动。

两年前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向深圳市作协主席李兰妮提出了此一建议,兰妮也马上意识到此议可为,并快速行动,在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文联的支持下,去年12月促成了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发展高峰会的召开。遗憾的是,第一届高峰会准备较为仓促,内地9个城市作协或相关人士与会的并不多。今年第二届高峰会召开时,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献策。为什么要11个城市的作协都来,原因很简单,就是需要11个城市都有共同的意愿、共同的意见,需要整合大家的力量一起来推动,并逐渐形成共识和共同的愿景、共同行动纲领,加快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建构。

经过两次高峰会,大家对建设协调机制和工作平台达成了基本的共识:首先,建立9+2城市作协或文学团体的联系会议,每年定期磋商大湾区文学发展的方向和战略,并同时举办大湾区文学发展高峰会;条件成熟时,召开大湾区文学专题研讨会;其次,促进11个城市文学团体和文学家的交流、互动、采风,促进城际文学深度合作;第三,建立大湾区文学微信公众号,互通相关城市文学创作、文学活动信息;第四,筹办大湾区文学杂志,或在国内著名文学报刊杂志开辟专刊、专栏,塑造大湾区文学形象;第五,编辑大湾区文学丛书,集结11城文学家书写大湾区的作品,凝聚大湾区作家的灵气和力量;第六,设立大湾区文学奖,提升大湾区文学创作水平,扩大大湾区文学的影响力;第七,创设大湾区文学研究中心,以大学为依托,对大湾区的文学溯源、文学史料、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和探索;第八,开办大湾区青年作家研修班,由中国作协提供协助,邀请具有潜力的粤港澳青年作家一起研修,既培养感情、建立友谊,又提高创作水平;第九,设立大湾区文学高峰会常设秘书处,协调11个城市的常规性交流合作。

坦率地说,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发展状况与其经济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但是,粤港澳作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交往交流的前沿阵地,与西方的交流合作具有较大的便利性,也较为西方所熟悉,较容易为西方理解,因此,只要我们先易后难,逐步落实前述的9点共识,粤港澳文学不仅可以在交流合作中快速发展,促进大湾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还可以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先锋队,为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贡献力量。这是新时代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历史责任,也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应有的理想、抱负、情怀和担当。



《刑场上的婚礼》连环画,黄庆云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

华馨 唐建昌 HUA XIN